

「香港香山籍文化名人座談會」現場  
大公報記者蔡文豪攝



▲朱挺(右二)認為，香港應發揮固有優勢，立足粵港澳地區，推動區域發展  
大公報記者王豐鈴攝

# 「大灣區文化行」昨啓動

## 香港中山名人聚首探討「一帶一路」

【大公報訊】記者劉毅、王豐鈴報導：值此慶祝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周年之際，由中山市政協主辦、中聯辦宣傳文體部為支持單位，香港中華總商會、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、香港新華集團、香港中山社團總會協辦的「粵港澳大灣區文化行」暨「香港與香山」系列人文活動，昨日上午舉行啓動儀式，並舉辦「香港香山籍文化名人座談會」，以「香」為媒，以文化尋根的名義，同敘兩地情，探討香港、中山市如何融入國家「一帶一路」和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。

出席昨日啓動儀式和座談會的嘉賓包括：中聯辦副主任楊健，中山市政協主席丘樹宏，全國政協教科文衛體委員會副主任、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蔡冠深，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、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會長譚錦球，中聯辦宣傳文體部副部長朱挺，香港立法會議員馬達國，中國書協香港分會主席施子清，香港中山社團總會主席簡植航，中山市委常委梁麗嫻，中山市政協副主席郭惠冰，香港演藝學院校董會主席周振基，中聯辦宣傳文體部處長彭婕及香港各界文化

促進會執行會長馬浩文。  
**雙城優勢 深化合作**  
丘樹宏在啓動儀式上致辭時表示，中山市為孫中山故里，古稱香山屬東莞縣，盛產沉香。中山與香港乃一衣帶水，同文同脈，互相影響：「改革開放初期，大量港資湧入中山，香港回歸後，兩地聯繫更為緊密。相信伴隨粵港澳大灣區的全面推進，香港與中山的交流將進入新的紀元。」他認為，中山市應以孫中山文化為重要載體和媒介，配合

「一帶一路」和「粵港澳大灣區」戰略，以經濟帶動文化，以文化助力經濟，開展全方位合作。  
蔡冠深則指：「香港與中山，同處全球第四個大灣區內。隨著港珠澳大橋的全面落成，香港與中山將實現一小時生活圈，各種要素的流動將更為方便，更利於按照習近平主席的指示，在把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成綠色、宜居、宜業、宜遊的世界級城市群的过程中，發揮我們雙城的優勢和潛力。」



▲中山市政協主席丘樹宏  
大公報記者王豐鈴攝

### 文化名人 各抒己見

在啓動儀式後的「香港香山籍文化名人座談會」上，近百位香港、中山市的文化名人代表集聚一堂，各抒己見，氣氛踴躍。  
朱挺道：「這是一次放眼未來的文化活動。香港的優勢明顯，有健全的法律制度、成熟的資本市場、完善的基礎設施，且是國際公認的金融、貿易、航運中心，奉行簡單而低稅率的稅制，匯聚跨國企業和人才，連續多年被評為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之一。但是也有不足，產業單一、市場有限，所以應該借用我們香港固有的優勢，又立足於粵港澳地區，推動區域發展，在國家建設中我們仍然佔有重要席位，為香港未來發展注入新的活力與動力。」  
香港工程界立法會議員盧偉國稱：「粵

港澳大灣區將在「一帶一路」的發展中成為人流、物流、資金流、信息流的重要集地。」他認為，如果要協同發展，除在經濟、創新合作之外，文化的融合和傳承亦非常重要。中山市與香港、澳門的關係隨着港珠澳大橋的全線貫通，將更趨密切。  
施子清指出，文化是「中國夢」的重要載體，香港和中山市應拓展嶺南文化優勢，文化工作者更要潛心研究，令文化成為城市依託。香港導演吳思遠對於發展本城市優勢也深以為然，他說：「香港和中山在發展經濟的同時，更應提升嶺南文化的影響力，優勢互補，共謀發展。」  
座談會尾聲，丘樹宏認為，今次活動用《萬水千山總是情》、《彎彎的月亮》、《獅子山下》、《步步高升》、《東方之珠》、《香港中山是我家》的歌詞意境作為總結，最合適不過。因為它們分別代表鄉情、經濟和文化。  
他還說：「這次的文化交流，是一個突破性、標誌性的事件，說明中山和香港的文化交流進入嶄新階段，並擴大到粵港澳地區，開始走向制度化。」

楊健、蔡冠深、譚錦球、施子清、馬達國、簡植航、馬浩文出席啓動儀式  
大公報記者蔡文豪攝



小公園 責任編輯：張濤東

### 導演陳建斌

楊勁松

電影導演處女作成功後，陳建斌又憑藉《父親的身份》、《中國關係》兩部大劇延續了《甄嬛傳》熱潮，每年接一部電視劇之餘，仍在繼續準備他的下一部電影導演作品。  
陳建斌是位計劃性極強的人，當年《一個勺子》歷經重重難關但如期開機。他準備的第二部電影計劃今年底開機，還是他自己做的編劇，他說這次是原創劇本，寫了又改，一直未達最滿意狀態，與《一個勺子》劇本的一蹴而就迥異。劇本不好，就不好意思出手請演員。他說他自己是演員，太知道好演員對劇本的標準。  
那天我們聊得最多的還是嚴歌苓小說改編的話劇計劃。陳建斌其實是中國國家話劇院演員，二十年前他從中央戲劇學院畢業後，主演過《科諾克或醫學的勝利》、《盜版浮士德》、《千禧夜，我們說相聲》等話劇，是孟京輝、賴聲川等導演所信賴的舞台主將。近年，中國各地興建劇場，舞台劇演出的硬

件設施得到空前發展，但新劇目創作生產卻落後於劇場崛起速度。以導演身份重返舞台，創作一部能經受時間考驗的話劇，成了陳建斌的藝術夢想。也正是因為對舞台劇的念念不忘，才促成了我們相約的這次面對面的交流，時隔四年之久。  
近日北京「桑拿天」，在京郊電視劇攝影棚內，他穿着禮服演戲，攝影機一開空調就停。問他熱不熱，他說不熱，我說太悶熱了。陳老師對我笑道：「一看到你沒呆過劇組。這已經算涼快的了！」  
(下)

### 蜜月期

阿濃

蜜月本指新婚後大約一個月的甜美生活，後來將「蜜月」借用在其他人際關係上。這個詞表面好看，其實預告好景不長，蜜月總會告終，遲早會關係惡化。甜蜜結束，痛苦開始。  
一般新政府的蜜月期很少超過一年，羊毛出在羊身上，政府答應

過的福利，不但大部分不能兌現，還要從百姓身上拔毛。但見領導人的名望一天不如一天，民衆抗議活動一天比一天增加。蜜月期就此過去了。  
幾個朋友合股做生意，從籌備到成立到運作，有一種興奮的愉悅。如果生意有錢賺，蜜月期會長點；一蝕本，分歧就出現了，蜜月期也結束了。甚至好朋友會反目成仇。  
搞社團由一班志同道合的人組織，多數以服務社群為目的，無個人利益，成立後蜜月期應該較長。但社團的方針政策未必人人看法一致，積聚成爲路線之爭。如果制度不完善，成員意氣用事，蜜月終會過去。  
好朋友分租一屋，守望相助，有無互通，本屬樂事。但相見好，同住難，蜜月期少有超過一年，一些小矛盾惡化爲大糾紛，折夥了罕見之至。

### 科學家情事

斯人

「國家地理頻道」有一套愛因斯坦的傳記劇集在放映，等我碰上，已經錯過很多集了。  
最近幾集拍他在德國時受到納粹迫害，與忠於帝國的科學家衝突，然後下決心離開。經美國領事審查，卻被當時的聯邦調查局局長胡佛拒絕，幸好領事抗命，作了護照給他，否則他的命運將大不妙，世界科學發展也將大不妙。  
到美國後他的妻子(表姐)病逝，他身邊來了一個塞爾維亞婦人，此人後來和他同居，原來竟是特務，曾企圖偷走他的研究成果，被

### 回到芝加哥

張冷

從紐約回到芝加哥，芝大所在的海德園。從奧黑爾機場到海德園的Uber司機是位黑人大哥，在聽前FBI局長科米聽證會，忽然開始說麥凱恩的問題太有傾向性，又批評特朗普。於是我們聊了一路政治，從民主、共和黨派紛爭到奧巴馬及非裔社區基礎教育建設……發現這位先生對世界格局、政治形勢、階級矛盾、種族歷史都瞭如指掌，並有深刻見解。對白人至上主義者莫名其妙的優越感進行批判，說黑奴、華工各種移民哪個沒爲這個國家發展建設做出過貢獻，爲何把他們說成白人的寄生蟲……說社會變革的力量在於人民，而且要有革命的意識。我說我很悲觀啊。他說他以為自己很悲觀了，原來跟我比還算樂觀……分別時他說：再見，親愛的，願你有美好的一天。從上車時脾氣不大好的大哥變成這麼有親切感的同路人，這就是所謂認同吧。這位有八歲女兒的單身父親，令人難忘。  
下午從市中心回海德園，突發奇想去搭Metra(輕軌)。走過無人的地下通道，台階上坐着一位着黑衣、臂膊上有刺青的黑人男生。我有些心慌。他看着我，燦然一笑。有點像John Legend，很可愛。我立刻回以微笑，問他應該從哪邊軌道上車。后来又遇到兩位親切的黑人大媽幫我指路。自擁擠冷硬的都市紐約回到海德園，更體會到路人相視一笑的人情味兒——儘管此地被傳得沸沸揚揚的「不安全」。還有與年輕朋友的晚餐，回到久違的跨學科大談學術的時光。每一次重訪、重聚都值得珍惜。

### 緬因假期第一站

海雲

帶着三個孩子，經過大學城之後，就直奔我們這次暑假的目的地緬因州。第一站，我們住的酒店叫「山崖上的房子」(Cliff House)。那真的就是在海邊的懸崖之上的一家酒店，我們的房間看出去就是藍色的大西洋。酒店不大卻有三個游泳池，其中一個在外面，面對大海，一邊游泳一邊可以欣賞海景。  
三個孩子放下包包就去健身房健身游泳去了。我肯定是累了，頭疼欲裂，進了酒店第一件事就是買了幾粒阿司匹林，睡了一覺才算緩和過來。  
當晚我們到酒店所處的Perkins Cove小鎮，鎮中間就那麼一條街，街兩邊很多餐館，幾乎每個餐館都有龍蝦大餐。緬因州以龍蝦著名，我們聽說越往北的龍蝦越好吃，加上我正在排毒吃蔬果時期，讓我陪我去兩天，到了北面再品嚐著名的緬因龍蝦。  
隔天一早五點四十五分，就被叫起來看日出，乾兒子第一個醒過來，興奮地唧唧咋咋不停，加州出生長大的他只看過太平洋的日落，大西洋的日出還是頭一次！另兩個孩子呼呼大睡，怎麼叫都叫不起，最後只有乾兒子陪我們一起觀日出。  
日出的速度其實很快，開始海面上有點紅光，很快，水面上露出太陽的一點頭皮，然後，就在你拍兩張照片之際，太陽就光芒四射了！直到太陽寶寶忽然一躍，跳離了水面，一個紅彤彤的圓球已在天際中高懸！美好的一天開始了！

### 《雷雨對日出》

輕羽

六月底香港劇場很熱鬧，維港兩岸都有大型演出，好像是預祝回歸慶典。九龍尖沙咀的香港文化中心，演出了已故日本劇壇巨匠的《鯉川馬白》，吸引到本地戲劇愛好者猶如朝聖般到場觀賞。港島北角的新光戲院亦不遑多讓，演出了以已故劇作家曹禺原著爲題材的《雷雨對日出》。曹禺是中國現代戲劇的代表人物，亦被譽爲「東方的莎士比亞」。兩齣劇目不約而同地在同一周末上

演，不自覺地產生了內在聯繫。  
《雷》的導演袁立勳，本身專職是藝術行政人員，多年來於前市政局、康文署及西九文化區位處要職，對香港的藝術發展貢獻良多。他同時亦是《逝編劇和導演》等前編寫的《逝劇》、《命運交響曲》前劇，內容和表演形式都別樹一幟。  
袁導演邀請了多位影視界演員參與《雷》劇演出，各位演員並不以電視劇的技巧來演繹舞台劇，而是一人分飾多個角色，可說是施展渾身解數，在舞台上發光發亮。例如電視藝員石修飾演曹禺的父親，然後於戲中戲分別飾演《雷雨》的周樸園和《日出》的潘月亭。各角色的個性和形象都不相同，可說是演技的大挑戰。前特區政府官員楊立門飾演敘述者，其演說能力不凡，更不時配合劇情引吭高歌，令全劇增添適度音樂感。  
一直以來，大部分市民都覺得新光戲院是粵劇的殿堂，但據悉該戲院全年只約三分一檔期演出粵劇，其餘都是演出話劇或其他類型表演。在香港回歸二十周年期間，能夠上演中國偉大戲劇家曹禺的故事，實在別具意義。

在「七一」新政府上任儀式上，政務司司長張建宗領着一眾官員宣誓「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」。  
鏡頭下的張建宗一字一句吐字認真，但能感到他在念這段普通話時，有些緊張和力不從心。  
回歸後，公務員培訓處舉辦了多屆公務員普通話培訓課程。根據我的教學體會，中高級公務員學習能力較強，也學得認真。但無庸

### 加油，張建宗！

凡心

諱言，語言要說得字正腔圓，語句地道，確需一點天分。  
長久以來，香港的普通話教育從幼稚園到成人，大量精力都放到語音教學上。不是說語音不重要，但從時間分配來看，厚此必薄彼，詞、句教學就被輕待了。  
表達才是重要的。學生輕易就舉出例子：內地不少高官要考國家語委的普通話水平測試，語音也拿不了一級呀。他們看了某地區特首的普通話發音視頻後甚至歡呼：我覺得自己的語音還不錯！  
這些調侃後面有合理成分。學普通話的目的不是爲了當正音老師，求的是表達和溝通的到位準確。英語也有同樣規律，對方希望了解的是你的內容而非欣賞你的語音。  
我覺得與其不合比例的一半甚至更多時間去糾正語音，不如着力去提高其表達的含金量。  
官員更應如是。我相信某地區特首在述職時，即便他的普通話三級不入，習近平主席看重的他述職的內容而非其語音。  
爲張司長的普通話水平提高，喊一聲「加油」！